# 說郛續

# 說郛續目錄

## 弓第三

# 冥影契

澉水董穀

天地混沌之說非也無初也天如卵白亦非也無形也天之蒼蒼亦非也無色也能見大地面目者壽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自然有道之名由受生有性之名由良知有心之名

境無美惡物無妍媸皆生於心

性者心之本體心者性之妙用識則心之能事也猶之燈焉性其火也心其光焰也識其獨照也歟有體

皆心也瘵疴疾痛觸處相關然則又有肉質如蓮苞位于方寸者何曰火無實體必附於木性亦無實體故附于蓮苞蓮苞者譬燈草也故燈草亦謂之燈心耳

法言之言文也文謂之作河汾之言道也道謂之述述作之間可以觀德矣

衆生必死然雖死而非死蓋臭腐化神奇若寒暑潮汐之消息無往不成來非有空間可頓放也故死亦生之事非生之外別有死也

生之精爽曰魂死之靈與曰魄魄陽曰魂游魂爲變
鬼神之義明矣
四方上下無際也於心之無際見之
大悲在吾有身去私已之謂也
如明鏡物來則照物去則空如洪鐘不扣寂然扣則
響應聖人之事畢矣
萬象皆太虛含萬象欲得太虛猶之空中覓天也無
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天亦太虛之別名萬象即
天也外天而求象猶之外水以言冰

見蔣嚴師老猶夢畏習根不斷如此況飲食男女乎

雞雛可以觀仁者未有知覺也

此是一心自吾肝膽百骸宮室服御以至天地萬物皆此心也舍此而求心是見鬼也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不近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直躬而非良知則證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百皆然

天無實天自山河大地見之道無異道自飲食男女

見之性無自性自四端七情見之心無別心自百骸萬事見之是謂體用一源

山河大地皆天也而求天於天則無陰陽五行皆道也而求道於道則無四端七情皆性也而求性於性則無百骸萬事皆心也而求心於心則無四者只是一句隨事而異名而或二之亦非也

性無朕兆而有條理喜怒哀懼七者性之施情之實也仁義禮智四者施之妙情之德也

學者最要識天識破天無復餘事太極圖上一句圈

即天也復推數圖明之識破皆筌蹄耳

能知生則無生無生則無死生

晝之所爲者心之施夢之實也夜之所感者心之思夢之餘也

天地一人身督脈經泥丸遵夾脊而至尾閭河源自雲漢下星宿海而入歸虛

理之成形則爲氣氣非眞有也此理之幻化而成也

心之成形則爲事事非眞有也此心之幻化而成也

佛氏云生死事大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

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間亦在鬼窟裏過日益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先須生得然後死得其所以死乃其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費隱只是一箇腳翁作兩箇看了故失程子之意

知是主意行是工夫博文為約禮工夫克已為復禮工夫道問學為尊德性工夫此聖學之眞傳也今有巨木於此將為梁棟欲其圓潔光淨是主意必用鉋子以加之是工夫自第一鉋以至千鉋皆為求圓工

夫第一飽乃圓之如于飽乃圓之終因不能舍第一飽而遂成于亦不待于飽足然後是工夫亦不須旁觀坐議講求飽法下手便飽飽求圓圓隨飽生飽至圓至以至無飽可施而梁棟成矣此知行合一之喻乎

胥練匣

靖江朱得之

黃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來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黃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

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麤者歟稍精則爲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爲雷電鬼怪草木花葉又精而爲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爲人至靈至明而爲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爲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爲也天地萬象吾

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爲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

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眞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

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者光陰也不能暫留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

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是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毋腹中其混

沌皮內有兩孔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煆煉得此心

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沖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

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

正如此若得天下如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爲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爲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爲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許直故程子復

以敬爲宗做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爲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戌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

不安即不忍爲

人無善可爲只不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玄機通

浙西仇俊卿

九九賤藝也王侯圖霸者禮爲貴微物也豪傑遊觀者擬爲奕秋射義並著于經而玄亦理之寓也學者可不加察而折衷之乎

士之鶩空名探捷徑者託之謂玄皆祖老子不知老子非清淨無爲守株繫匏者也當周衰將避世出函關語關令喜特緒餘耳至有附爲吐納按摩道引之術陋矣劉子玄疑非中的言哉其云以正治國以奇

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神用無方莫能當也豈雌雄黑白之間已邪謂得易之體亦未盡諒也

或問陰符經殺機之說亦有合老氏否曰以奇用兵辟廣筵一觴耳至爲天地發殺機等云其迹太著弊知黄石一編自韞青龍三尺可使金甌萬全雖曰不能去兵而自可以戢兵更有無敵之道動于無形運于無外惟在元包推廣可收天下春于一統力不必于摘人敵財不必于鉅橋積險不必于天塹限謀不必于挐醜屈者也若鬼谷之徒爲蘇張之闔捭爲孫

罷之反覆亦又何誅

或問留侯出處深有得于老子不知晏嬰之相齊猶爲善用范蠡之興越先有良規若曹參之繼相克終不追其始之合李泌之養望有始不究其終之同皆其術之次也至于末流其失也蕩而誕則有王弼何晏之徒假爲清談以亡晉其失也紛而誣則有王欽若呂惠卿之儕啗爲玄誑以亂宋論世者所當糾猶車之指南向往不差也

或問專氣致柔如嬰兒何謂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此沖宮妙象神府靈原惟在觀顧
于密不可以罔識而窺者也學者轉為嬰兒姹女下
而方士又誑為結胎等語非盡性至命者孰與焉還
丹之大者莫踰于此也

或問丹鼎何如蓋緣大還之說傳訛耳葛洪修煉累
召不起宜于功名富貴泊如也豈貪夫能耶

或問導引何如諸說雖枝舉也概其所養而進退修
天可占矣雖然調息之法恐宜有徵焉

或問飛昇有諸曰黃帝葬橋山信矣使果騎龍上昇

今何居乎空同之訪廣成恐亦寓言也

或問符呪何取乎噫何嬌誣也天有明聽月有赫曰日嚴此作善與否之實而降祥與災之招也

或問固命廣嗣之說何如曰嗇養微

求志編

海鹽王文祿

今之仕者爲廉爲能不過求陞未有實心爲民者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蓋明德則能照燭民疾苦之態而益切惻怛之心親民猶已而救之恐後也至善卽純亦不已蓋大學用世大典也明明德親民之始事止至善親民之終事

三代以上之臣皆爲民後世則爲名而已爲民者蓋

鮮也夫爲民卽以爲國爲國則涉爲名爲名則口談爲國爲民之事假之以彰察求聲耳噫親民之學不講欲復三代之治可得乎

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爲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況居官又便于驕縱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候我者衆而不可不勤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尤爲要也

爲政莫大于兵刑民生莫重于獄是以周官有詢聽

有赦之詳無濫刑矣𤣥氏講武之預無敗兵矣十全十失之察無庸醫矣今大理刑部都察院審錄重囚用一已之見都督都司揮戶戰敵之多算之謀惠民藥局廢而不講奈何能與親民之治也

封元後于沙漠是不得已當時惜無人言求前代之後封之以祭元後負固之心况孔子殷人封其後以承湯趙宋之後猶的有存者唐漢恐亦可求舉而封之僭世公天下之大典也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闕文出籐宴出題宴

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蓋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謄進第一場文十三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謄完二十外三場文始謄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何能得賢况試官未必盡賢是以真才多遺也必減飲宴寬以月日待放榜後得賢補禮可也

請立一大科于會試之外若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

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元賦以博通今古練達政務爲中式行于辰戌丑未之正月朝覲凡有志者皆得應之視舊品超擢初皆署敘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輔九卿皆于其中取之庶乎眞才輩出也

律令國朝之大法今增條例則濫矣每三歲大獄御史于科場畢日即留在場執事守令推官通判之廉明者盡心覆勘其情罪務求生道以定決之則無冤矣

# 從政錄

河東薛瑄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學者大病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於自修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學者之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是實

爲政通下情爲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心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爲之事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媿之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及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

動也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

之輕而已故論事當求終知弊

爲人不能盡人道爲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爲政臨民豈可視民爲愚且賤

而加慢[illegible]

處事[illegible]之於言乞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怨矣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照剛則能斷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寛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鬬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行過中失宜之幹乎經曰忽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泛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命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亦賢知之所深慮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幾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又爲次也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愼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吉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盖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從惟爲人君當然哉凡爲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己之法也

正伯之分只在不謀利不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正本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川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淡然無所動其心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犯而不校最省事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故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益及於人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

之所以爲大也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行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

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世必可復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聖人予民之心無時而忘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爲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學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

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三㑺葉秉敬

野人獲麟不以爲瑞楚狂見鳳反以爲衰此世俗之識域於耳目聽睹之中

塞翁失馬不以爲憂楚王亡弓反以爲得此達人之懷超於得喪乘除之外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豈必陽春之爲恩

東西南北惟所命之安見乘遺之非寵

分粟者多寡之爭靡定量之以斗斛而爭者平矣是

斗斛者片言折獄之季路也

寄財者疑慮之心未忘付之於鎖鑰而疑者息矣是

鎖鑰者一介不取之伊尹也

天地間無二無三只能着我說千說萬

人世上隨南隨北都是我好東好西

倒掛胸中無點墨不識字人宜衛惟讀書人亦然真

是黃金窟中一片寒骨

沉溺裳中只一錢不得時人宜衛惟有錢人亦然纔

是白玉壺裏一片冰

用兵攻賊賊平後便須罷兵猶復窮兵不休必且驅民作賊

用藥治病病好後便須拋藥猶復服藥不已必且積藥成病

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蘇長公脫灑襟懷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程純公眞實學問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所爲勢家所奪

疏廣以餘金趣置共具不爲子孫買田宅曰賢而多財則損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孝者所以事親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天地開有此奇文字

忠者所以事君付予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聖賢家有此小心腸

無内無外之說太洪以吾心論只可說無外不可說無内

分人分小之說太析以吾心論本只是至小却包得全大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艸艸作文

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艸艸幹事

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彀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彀以此知自心難料

人只道人心平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快以此知自心不平

賤人身子値錢反多大貴人不値一文錢問何故曰無價

凡人性子動氣最易大聖人不動些兒氣問何故曰無敵

生時平安由得我死後平安由不得我由不得我底要在由得我處做

理念乎淡人所能欲念乎淡人所不能人所不能底
要在人所能處修
吾有錢無財布施法如難讀之書教人易讀不讀之
書教人知讀此是大布施
吾有錢無位為衆法如人少作文勸人多做人苦作
文勸人衆做此是大為衆

# 海涵萬象録

明　黄潤玉

予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于内用氣吹滿胞并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雲是即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班固陳卓賈逵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謂惟唐一行之説詳斋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昔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汴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楊之可都者惟此地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之妙用也

仁如黃鍾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明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則四者無僞也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爲兵置屯田以養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　且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于要害瞭其弓勁清野以待去則勿追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兼漕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人家中饋必娘女親之勿使僮僕爨薪
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
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
老聃之行徑也執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
乎

海鹽王文祿

天地終始篇

氣彌虛空性眞湛澄無初無疆渾闢靡停同興攸列往復有恆大化自然莫紛莫增補天地終始

天地終始謂一大刼刼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而生依水泉源四大駃河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

四大海水漸涸三日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大海水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大地烟生火起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燒七日出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熖震動至梵天盡成灰燼此名器世間

已壞滿二十中劫壞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火災已從此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鹽此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沒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水災已復七火災從此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消盡

此風界與器世間已壞

壞劫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

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

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決遍滿梵天四風輪所住持

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欻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

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

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

上溟厚周澗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

擲造四大洲八萬小洲并餘大山周匝安置爾時大

閻有大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炙退水濕又大風吹擱大地漸淤人置大水聚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蒸煉地界堅實

四千五百六十十年爲一元大數之終四百五十六年爲一小元數之終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年有厄故曰陽九百六之會

天地久矣得經歷之得言之傳之也曰神聖忘具六通洞見無始不聞見明切厥西域至人能知耶烏可

源日肫之返而併廢萬刼之變也

遂初大聖篇

母誕至人分別二儀建極作則裁輔攸宜聽於元聲

爾類先知神妙無方三才乃歸補遂初大聖

開闢後光音天人誕降大聖曰渾敦氏即盤古氏初

天皇氏也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一萬八千歲爲

一甲子荊湖南以十月十六日爲生辰有初地皇氏

初人皇氏

中天皇氏號曰天靈姓望名獲頎巔三舌驤首鱗身

碧盧禿捫葳紀攝提靈書八會提名旋復由杜州無外山一姓十三頭平初紀元年一萬八千歲地皇氏晉姓名鏺馬蹏牧首出熊耳龍門山一姓十一頭太始紀元年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即泰皇氏一日居方氏姓愷名胡洮龍驅驤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國一姓九頭太平紀元年一萬八千歲自人皇氏後有五龍氏兄弟五姓人面龍身並乘龍上下治五方司五類攝提五十九姓即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四氏沒三皇與六十四氏遂併五姓三皇乃合雒三姓

敎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逝迺六姓乘蜚麟以理叙命

四姓駕六龍而治

循蜚二十二姓鉅靈氏出汾脽驅陰陽反山川或治

獨蓊迹難云句彊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陣氏黄神氏

出天參政三百四十歲鉅神氏出長淮三百歲左張

千五百歲犁靈氏大騩氏見南答鬼騩氏後有鬼氏

儱氏猍氏利氏弇兹氏泰逢氏出貴山陽冉相氏得

環中以隨成蓊渻氏出若水摶中大敦氏雲陽氏是

爲陽帝處長沙巫常氏泰壹氏是爲皇人神農黄帝

老子皆受道要有兵法雜于陰陽雲氣黃治泰壹之
青空發氏出兗南神民氏都神民氏丘三百歲倚帝氏
都倚帝山次民氏是爲次民氏次是民氏沒元皇出穴
處之世終矣總六十餘世
因提十三姓辰放氏是爲皇次楣渠頭四乳出地部
教民揉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閏首以去靈雨號從
日禾皮人治二百五十載四世蜀山氏始蠶叢柏濩
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踁儗氏後有踁氏俔氏并
蜀山氏六世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七世東戶氏十七世皇覃氏一曰離光氏紀頭日角
將六鳳皇出地衡治二百五十歲七世啓統氏三世
吉夷氏後有吉氏四世几蘧氏一世豨韋氏四世有
巢氏構石茹顔棲木末爲巢教民巢居以避物爪牙
角游號大巢氏治三百餘載二世遂人氏出不蜀寘
城游日月都至南垂感木火仰察辰心作鑽燧教民
火食日燧皇治律高石室二百三十載四世庸成氏
出群玉山平阿無隘四徼中坦柵府所在庸成是立
故號庸成氏有季子性淫放之西南儀馬產子身人

而尾踦馬是爲三身國八世總六十八世
通禪十八姓倉頡氏一世栢皇氏二十世中央氏四世大庭氏五世栗陸氏五世驪連氏十一世軒轅氏三世赫胥氏一世葛天氏四世宗盧氏五世祝融氏三世昊英氏九世有巢氏七世朱襄氏三世陰康氏二世無懷氏六世伏羲氏二世神農氏三世總八十八世

## 五德主運篇

陰陽消息五氣布行生尅制化損益因更迭應萬有

一元穆清泥則厭勝適斯永貞補五德主運

木火土金水是爲五行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也屬巽巽爲風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帝王則之首以木德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或曰五行人間用物六府增穀木類耳干支甲子紀時非可配生尅也素問五運六氣泥哉予曰誠然毋仰觀五星初昏即見五色朗然不亂是五行之精也

古今不改罔可僞爲則五行不可誣然五德運因天
曆數攸値耶

迂怪之變篇

乾坤浩渺塵妄紛糾倏忽呈沒㫚明㫚幽萬變恒常
淩索徒侜名實睽異異見相仇補迂怪之變
貪物罪畢遇物成怪鬼貪色罪畢遇風成魃鬼貪惑
罪畢遇畜成魅鬼貪恨罪畢遇蟲成蠱毒鬼貪憶罪
畢遇衰成癘鬼貪傲罪畢遇氣成餓鬼貪罔罪畢遇
幽成魘鬼貪明罪畢遇精成魍魎鬼貪成罪畢遇明

成役使鬼貪黨罪畢遇人成傳送鬼
怪鬼報盡生爲梟類魃鬼報盡生爲咎徵類魅鬼報
盡生爲狐類蠱鬼報盡生爲毒類癘鬼報盡生爲蛔
類餓鬼報盡生爲食類魘鬼報盡生爲服類魍魎報
盡生爲應類役使鬼報盡生爲休徵類傳送鬼報盡
生爲循類
梟倫生人中頑類咎徵生人中異類狐倫生人中庸
類毒倫生人中很類蛔倫生人中微類食倫生人中
柔類服倫生人中勞類應倫生人中文類休徵生人

中明類循倫生人中蓮類

大道茫茫包羅靡外曰不及覩悉疑怪迂謬丘寒焰溫谷湯泉浮石之山沉水之木弦膠火布易信之宇宙大矣遠矣豈可泥焉盡無耶故日變匪常也不覩疑之也聊述此篇以發例云

機警

海鹽王文祿

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尚父致商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典徐行若無虞旅人且憂焉勤勵之心無時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觀則明尚父豈功成或怠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爲至警

王稽使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為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穰侯勞稽謂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聞穰侯智士也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此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沂陽子曰應侯脫死亡命慮患深操心危矣望車騎而疑之知穰侯而料之先匿車中以潛踪繼走車下以避索間道不亂非豫不能也

末也讓位蔡澤以稱侯爲戒哉

楚悼王殁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使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

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死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墮起計中矣噫死猶用智雖若生能見幾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宗人盡斷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軸折

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由保即墨保即墨由傳鐵籠倉卒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豫養弗能也所卒勝樂毅單名將之傑歟

楚公子過闕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箠呼公子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彼阻之矣是以反之而訛其詐也

楚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　傷吾指漢

王病創臥張良強請報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頑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息楚兵乘之敗劒必矣傷指則無害也起而勞軍亦以定衆志漢之興决于此

呂布屯濮陽曹操閗之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閒操得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否問曰曹操何在紿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敗神色不動匪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春夏讀書呂滙子曰周文子發旦三聖魏武子丕植

三文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

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敦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羲之在帳羲之覺備聞知無活理乃佯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睡敦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羲之早慧故能脫虎口至親何益哉是以君子貴豫遠惡人也

李勣孫敬業年十餘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刳所乘馬入其腹中

火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勣勣勝敬業大體論敬業勝勣匡復雖虛武曌褫魄反周為唐陰有力焉蓋見人心在唐不易革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遁去有是哉

張平崖詠守獨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囂呼者三平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傳霖仙去然乎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其黨謀立潞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吕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宫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審視然後降堦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嫩速審事從容求臣不下伊吕矣

眞宗不豫李文定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閤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爲毒即上馬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己自爲白中蓋文定素知元儼膽怯者可駭而走也不然幾不爲所敗耶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詐謀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衆飲如常明日乃究

間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孚亦諫矣寒不恤下亦怨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誠故神蓄已見于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儔耶

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聞苗劉僞詔將至公潛取納櫃中背部令持往十里外易

之詔既至令條屬宣讀畧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豈忍加害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起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

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寄矣且踈自檢慎哉臨事無時無處無不寄也明發取因析之揚言之絕後至者則寄矣其亦閱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清江紙朱塗之即成兩宦者聚惡閑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館某尚書家 上郊祀索衆閣鑑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卓脚鑿圓孔

白紙糊之取鐵鍋爲罏如數進　上喜詰之衆滿是時索燎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燈迎　駕遂命撤簾爲燎得如數進上仁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貴顯者多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吏曰宅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浙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

敝也且以起衆心云孫幼安志存懷柔若以無死止宅日用兵何以鼓之始從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泥寺嘗為客中夕散去婦醉臥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即應曰有切焉主人盡付匙鑰秉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際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污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

婦人耳臨變怡迫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張
敞傳戒楮汗盜衣裾執之與此暗合但彼𢓜劉此急
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
報寇至炳遣廵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
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擕竹籮木桶沿市民
門呼曰知縣買飯將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於是兵皆飽飡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師行餉從
無餉曷濟貴神速遲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

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 筆嘯

鉅鹿陳世寶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時者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僞而成者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

者不能也惟司馬公當鄭公載可以當之
先淡後濃先疏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
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相合殺犬羊具朋
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驗其和雖金石無以
驗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
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
斁此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膽者蓄
之為訴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
仇矣不亦深可戒哉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嘗更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辭順爲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撿之患何所爲而不爲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失宰於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爲甚急忘天於方寸中者爲甚緩如之何而天應邪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爲淺近者所眩惑目覩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

也吾以出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可避而患可禳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懜懜幾何而不為勝勢所害耶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逆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怨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其如對官長而言淸則不淸者見怒對朋友而言而粗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節言語和顔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

君子不可以巳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故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巳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譬莫譬乎巳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旣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稚祠哉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輙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輙夸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輙夸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輙夸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耶可不

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處事不可擬擬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立擬擬則粗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身全矣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群賢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謎然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詠歌之間陶寫性情而已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

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静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 古言

海鹽鄭曉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羑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彖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而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

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乾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彖見文王事殷之心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令叅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夫聖人未遠宜信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

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護宋儒太過

近世言鬼神事但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嬴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
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平勃之間少帝以侯代王也辟弒君之名也少帝眞
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
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
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爲亂
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
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

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雄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藉口交詆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大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蠻爲華交州今爲安南

竊據朔方今爲[illegible]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界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鼂大夫鼂策純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鼂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予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

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後有用子餘皆不及也

愼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苟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爲恐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彧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事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稱位玄德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令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稷之萬能伯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哭師哭友哭所識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斥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張横渠學術純於伊川柳子厚文章優於退之平津庸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公

才之用世者曰邪一日世之忌才者曰狠一日人之生財者曰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日甚一日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

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得寧
怗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
革命事觀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
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
誠明漸明誠係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何平叔註屢空未詳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
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
得之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
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
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
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
行不必復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
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於廡中

曾晳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
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
又正在沂水傍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仰

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皆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皆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它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

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中節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金丹皆是言體佛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個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為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佛家言但盡凡心即為聖解近之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棫樸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惟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綦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槩於商矣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毫髮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眞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

無餘強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
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汨於勢利情
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
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
然其形體亦攻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
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
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

到前

先師正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

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為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大子其所由來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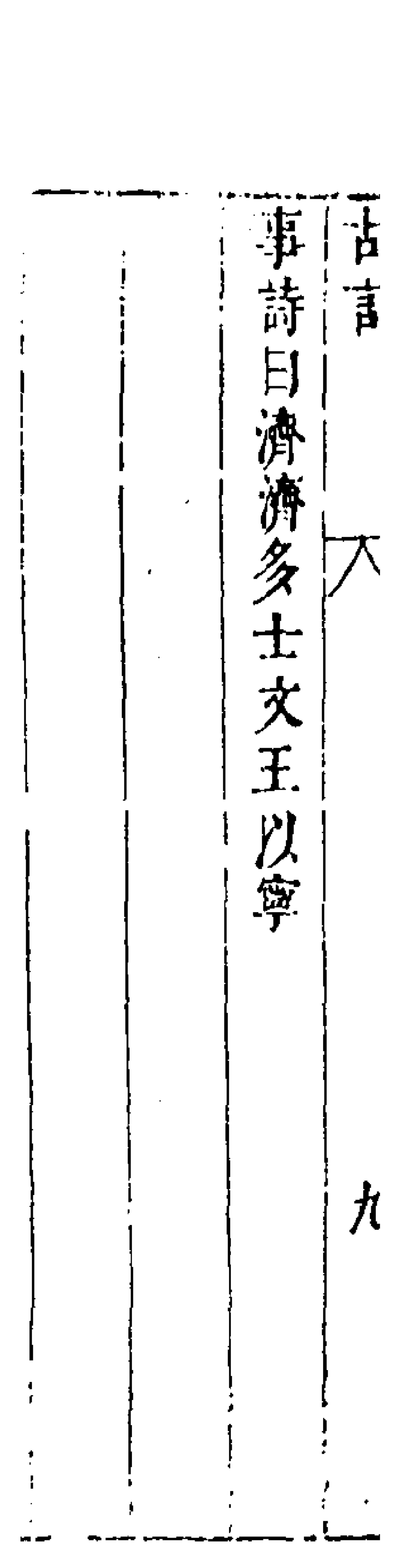
大地華夏之界眞有意大漠限北　流沙限西　滄海限東　谿嶺限南蠻然[illegible]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蹙束如故

介甫非春秋汞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月行日明日熟凡人月昏日倦日退耳前刧後刧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爲難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寇子孫黎民之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願多賢寔爲美



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燕書

金華宋濂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籠若絲若鬼旋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灖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斧斲之運繩尺劓之闓闓然棨棨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滿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楹為棖且不可況爲負任器邪工師翰對

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楹文礩以爲址畫藻以奠非堅麗以厚墉陶甓以飾黝堊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楔足之不虞君之見誚也桓公曰寢之楹者在宋廟承宋者在桴藉桴者楹耳一楹蠹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工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挑國柄者有雍巫竪成內食之姦者有臾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

人羽焉外惡諸侯而凶慝非辜者有開方焉是衆楹
皆焱矣路寢能獨存邪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
政而召管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
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
昔日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
之矣

頓國之大夫權閭黃帝與蚩尤戰裂角以象龍鬭樂
之刎桐而操鋼焉畫爲龍文日習焉其音舊新而廻
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

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聳角鳴意八將臨巳
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人驚謂眞龍吟也走謂公之
奇曰眞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譯不能休
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
聞者能也非能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所聞僞也
今子又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
曰世之法孔子斷斷今自謂得其宗者若眞能出鳴
則殆矣

邵伯李庶孽奪正公子五年及屬公自操入國將盡

劉講公族縣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遥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謍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顔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疑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它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虎矣而

作豐邑其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予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宗故其孫子之犇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它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惘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臺之黨何予俞彌曰鄭之公族甚二人黨邪君奈何戕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淺㭬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蹙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溢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則去其膚

而血非息竟擢胥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鄭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非類邪公嬰豈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責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命擲反覆言之而公非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晉欒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黶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

亟求獒西旅訪神馬渥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吹竹彈絲爲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非邙之陰白楊悲止令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裘止飲酒沱止我心和止無目不然蓄藏皆空而爲樂不厭靈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巳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給之曰魚雁蒲藪澤羊牛溢郊坰金帛珠玉充積府藏何謂單乎嬖復悅嬖妻嫪娓罵曰蛻蛸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嚙其血骨日夜不止人因病腐死人死則蛻蛸亦槁矣倆背藉吾家舉火且且蠱而伐之我

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鬖言以討去之變亂益甚
晉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為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
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液乾而悴蟲亦無生者蟲
其欒氏之咎與使戒鬖言亦何至于丐哀哉

玉戚生與三烏叛臣朋玉戚生曰吾儕宜自脩異時
立朝勢人之門足無陟也三烏叛臣曰此予切齒腐
心者盍誓諸玉戚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
利毋詠有位毋附厥憸壬而移其行有逾此盟明神
殛之居亡何其仕于晉玉戚生復申前誓三烏叛臣

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既惕復恐王猷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王猷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於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邪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食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歎其有感哉

宋有白冥子旃耕于渠除之埜得石焉圓而皙肉且倍好土有蒲縠文子旃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

章其璧也哉宇尹旁莛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隊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甞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發受璧薦諸玉尹玉尹曰噫是珉也鄉邇之子旅抱石歎曰吾聞有道之劑是與非別白縑裳雖華不黼以補冠太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班謂璧爲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旅其莘矣哉子旅怒曰何莘也曰卞

和以玉獄尚遺刖况爾為氓者乎子旃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衒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特一子旃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非决公石師義决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柢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蝨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珪乎腹藏蟹饑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珪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

不能無也瑣瑪姑賓之又不間夏屋有歷風乎與邛
邛駏驉北爲邛邛駏驉嚙甘草即有難邛邛駏驉負
而走亦兩不能無也厥風姑賓之又不間西域有共
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仇則爭啄一俟其瞑斃
毒艸害之及下嚥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
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
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
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
曰微舊言吾等將愈敗雖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

有所思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吝須奮可謂善諷矣

采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姑不已也指所佩劒曰思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朔成君君召至

予且股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予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與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藏天地者堯惡及萬世者有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鷄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

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
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罷環四封皆強敵
夙夜憂勤凡愚不免況事游觀乎門寡人不敢也曰
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別成君即日罷其役
君子曰日之行普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
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
蓋子旦雞喻之說也

# 牖書

相臺崔銑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無用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元與志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蕨則以爲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爲奇珍之以爲眞眩視熒聞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乎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九而後悔言悔而後理行未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乎亂而親賢不亦遲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有袽恐或既也寒其遠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逆而便者

莫險於坐臥坐久思立臥久思興故易窮則變變則
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終日
繻敝絮口袽繻轉爲袽裝代繼矣噫可不戒乎
朕覩微而貞觀息矣疏米壞而大寶兆矣夫治與亂
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亦可無用已故君
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
衣袽言勿以新繻而棄舊袽也愛亂之自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
猶飲鳥也人而踐飲鳥之居而弋之其不背其而逝

去者鮮矣夫辟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幾於亢乎困孟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前之有罪也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猶人死而魂

魄離者何居

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夫位偪而志不通非內矣心

腹屛而遠其迹非外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焉

為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義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裁之在人若曰夫子截其冬而首春則弑君變古者何足以共文哉

耶律晉卿之諫弑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illegible]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

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眞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曰及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使之爲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夫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

罪獄屏建則濫及者衆樂禍憸民不亡奚恃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為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敢以瀆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己恕人非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怪者與不可通於易也已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辯得理深者存乎思得理實者存乎得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寄事而後有造其端之言其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含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紛弱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答曰古人以彝倫爲樂瞽叟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爲侶斯後人之衍言耳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宜荅曰蓍者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乃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夫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爲書鑄金成鼎裁竹作律取莖爲蓍天地一闢庶物露生則蓍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其政之廢問於稚子荅曰毋以政爲慮必也擇人乎今世胄之子豢養而不學惟其豢也故專媮惟其不學也故連稍有興者不便於傑胥相聒以訟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證乃白故習如傳舍其來如驛符

則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任誨其不及而儲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人思奮將从而務疏詳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修容治度齊其外也密幾守一正其中也前經復貫滿其量也將詢考迹驗其真也欽求含蓄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淵斷則密

崔子謂君監司曰刑欲其密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

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忽未乎而責民從則民疑忽以刑夫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不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刑而俯止者化也同令而行與者乎也是故化無刑乎無令

松窓寤言

相臺崔銑

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表侄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目閱歲十有五禩截列窓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肇侃訓道乃援筆從談得數章取諸考槃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亡因襲學若是非俟哲人正之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

强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定履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辯亦由漢唐行事宋人建白衡伊周書紀其御變張甫史載其典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揚雄之賦毋乃濫乎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衡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逝衡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於廢言

顧其行無虛行賤其平無爲大言者雖與適道尚氣者難底功

碑志盛而史贋矣唐詩興而敘亡矣啓札具而交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廢矣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不如靜養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

致凱其所難得愈勤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覺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押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我可以使民矣

按凡夫閒俗論應乎黙乎擇其可聽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恕焉謂之忠

古無閒民士有定業業者實功也閒散者虛樂也

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務身誦說其下者背非法言也噫弊久矣

齊桓戮哀姜晉文內王晉悼討魚石乃定伯之柄乎人倫稍明紀綱纔立所謂假之也與是故儒學王道修彝倫而已矣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

風則　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　之則畢也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樂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請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矜周文之極敝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檜曹無幽則人荒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

之伯兆王之熄夫周上承乎商下訖於泰也
横渠撤皋比幾於亡我後人爭氣厥變以求長眞君
閔道衛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菴李錦之清園學皆守朱氏識
或未逮治褻之近也花陋之中卓然自興今士習攻
民焉滋安得斯人嬌之哉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誘之子
路欲共車裘於友顏子願善勞於巳子路重意氣顏
子達性分猶有人巳之判子進之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人已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扞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尊反厥民常故刑以正之甚者合黨盛與道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而人道適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兵可也夫甘味肥膏過食之且傷氣況於藥乎而況於外施者乎

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博奕也大學之正心憂好忿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雖横逆自反也與夫面壁杜門絶念與意者異也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論議則畧巳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壞事

# 後渠漫記

相臺崔銑

栢野子曰宋史濫矣曷從而徵實誤國之臣亂真之儒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冰月治稼柴村雨晝默坐因記他書可證者著于篇

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于影堂曰吾家今滅門益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與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讎討賊天下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

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為興師之凶況藩籬敝儲備薄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佚我勞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洛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之士云

張浚出師興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邪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土朕寧亡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

不用浚也非賢也

實錄曰符離師敗浚身忌如出魏公有是定力邪果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周密曰張九成參杲之禪陸九淵又參禪於杲之徒得光云杲之謂韶曰侍郎得此欛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子靜門人詹阜民瞑目坐半月陸子目逆之曰此理已顯矣張以禪語亂經陸以禪定亂德陸子亦讀書談道乃譏文公言麤論鄙其忠心之發邪楊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事而著功

非意孰尸之二子務爲人言以爲人而不檢其所行
也憊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議阼而不知益沉淵矣不朝
重華非非非也宰臣有汪曾韓琦焉明與上疾昭示百
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居順遽是巳趙汝愚用趙彥
逾之策付於侂胄致禍邦家故中國舉威之弗振不
借兵於〻〻君子舉事之不成不惟柄於小人

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倘吝賈侂胄宋浸
亡矣謀始如轉丸因終如回天於乎可忽哉

寧宗以樓鑰倪思之言以侂胄首畀金盒以縣鄙自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衰頹中國恢復之幾乃不自彊而安於弱夫正法戮奸各國之政何與於金邪噫宋尚為有臣與

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神宗求興邦慢於安石而南度孝宗求復讎慢於張浚而請和史浩而下苟延日前哲正而下有奔而已矣

謝枋得有言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夫亡漢者梁冀

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丁亡能存之者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 仰子遺語

仰崖胡憲仲

與富者共事用不可以太縮恐其以我爲貪也與學者共席談不可以太侈恐其以我爲矯也與尊者共議論不可以不思且懼其易近於諂也與親者共處容不可以不思恭懼其易近於狎也惟君子能無二恐亦無二懼

天下之至尊貴者道也春秋太古猶知道之爲貴故左丘明之贊仲尼至謂之素王及秦漢之時惟知貨

之爲貴而已故司馬遷之貨猗頓至謂之素封夫素封豈得與素王並哉千餘年以來人能至猗頓之富者有矣未有能爲仲尼之富者何也爲嗜道不如嗜貨也故道聚于學而貨聚于市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道之以嗜聚也不遜不敏則不來不允不懷則不積知其所由來又知其所由積仲尼之富可學矣六經言學始此蓋契爲萬世立教之宗家學相承最爲詳切故傳說論學于高宗皆本商先王之遺教而仲尼商人也

學又多本乎此學仲尼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古之教人引之自悟而已今之教人領之捷悟又恐不盡而弟子以爲齊也夫引之自悟則得之漸故爲身心之益領之捷悟則得之輕故爲口耳之資而旋忘之由其思慮識見未及乎此恍惚無意味耳洙泗而後惟周濂溪有此意二程從游時先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或問堯舜愛育姓而棄其子周公急社稷而遺其兄易地則皆然與曰周公之過朱均未必爲堯舜之事

堯舜之處管蔡不致有周公之憾

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其說詳矣尚有遺論乎曰春秋之作夫子懼文之勝質史氏之多曲筆而起也虞夏殷周之史皆聖哲也方其盛也紀善爲經紀惡爲戒而大道明于天下人莫敢肆焉及其衰也如羲和黨后羿雖日食而不言仲康特命征焉何重若此也正謂國家所恃以明王制而昭勸戒于後世者史官也故奸臣有不畏天子而畏史官者史官失職其誰畏之有周之衰也在下史猶有老聃掌職周禮孔

子在而周焉猶幸王制之存而文武之政可行于天下也及老聃西遊周禮散佚又無良史以繼之禮制不明僭逼彌甚此春秋所由作也

或曰左氏懼門弟子各以其意爲說而失夫子之旨故爲之作傳使左傳不作孔子之書豈皆隱語乎

# 蒙泉雜言

闕名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天道縱爲經橫爲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二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爲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

見而當主宰乎円也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血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存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円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
竅陰也其數十而用者九指陽也其數十其一無名而附于中陰陽各虛其一也天數五地數五五十者天地之數虛其一者道也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陽也陰陽交易化生也

乾爲大天之用火也故離爲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爲地地之用水也故坎爲水水之主也原于山其入也豬于澤則艮與兌又坎之用也爻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伏羲八卦一卦排之所生也虛丹而用七七乘七而四十九太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

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共一以爲極焉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尻也

大海膀胱也歸虛尾閭也島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

石骨也水泉血脈也苗臓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

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涕也風吹噓也

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哮也潮呼而汐吸也晝

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

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

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尽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
消隱于舌通于肺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為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為陰之終震巽
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卻十曰震巽相博恒
一以象卦為五十其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為大衍之
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繼世準易而作也潛虛準玄而作也準易者于承父
也準玄者支繼統也

元亨利貞以爲乾春夏秋冬以成歲四而五者也仁義禮智信以爲德金木水火土以爲行五而四者也四而五者根四以成一五而四者主一以成四易之數四也非五也而潛虛起五快之矣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有爲者之謂事爲親爲義爲序爲別爲信是也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或問曰管仲鮑叔乾侯孺子曰亦叔也已矣曰得桓

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合仲尼歸仁仲也而叔則載籍罔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將安在其爲優哉噫牙進仲而齊伯仲尼三嘆而齊亂亂齊者仲而自齊者叔也叔惡乎不仲優耶

浮屠氏學不立文字文字學已非矣不文字者學于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契嵩者出既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戲劇官府縱令逼真畢竟優立其後回顧者祖之夸詡矜放

力與儒鬪甚至詆訾伊洛假佛爲儒其諸扶巳醜正稍有識者亦知非之顯犯而不校吾家家學而猶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駸化于鮑肆則所發也深矣

荆公不好東坡表忠觀碑出荆公取而玩之或曰公亦喜此人文字邪公以酷似史記答之又答所問畢竟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此說恐好事者爲之予嘗以表忠觀碑是郴州壽州考門錄家子弟頗有文風耳其視馬遷尚隔鄉曲又以爲似諸侯王年表則千里矣荆公必無此論或曰荆公不讀[illegible]州書故耳謝疊

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軌範乃復令孝門鈔而取此碑
又詳截前段豈俗好庸陋者耶都不可曉矣
避虎以堅避火以淵知不免而覬其免也避饑以盜
盜亦堅淵也法家從而正其罪悲哉
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尊書命納言而可見
在衆人則嚴而薄詩詠巷伯而可知
礜石食鼠而鼠死食蠶而蠶肥
鵲不覩天而知風虵不祭地而知水
黃鳥食之止妬鮆魚食之止驕鶌居食之不饑酸餘

食之不醉鮎魚食之巳狂人魚食之巳癡

氣鬥而敝彙蜚冬見而夏蟄光生而顯鶡鶚晝吉而夜祭

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己

展李旣三黜而非尊靈均雖九死而不悔

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

孫龐以同學相讐耳餘以同勢相害臏趙以同官相

傾

華子魚以嚴御內陳元方兄弟柔愛宜家二門雍睦兩得其軌

華王避難王似是而華似非而不識華之有終王和居喪王似失而和似得而不識王之至性

阮嗣宗放達之士也而司馬昭稱其慎則其放也豈真放耶是可悲也

稽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

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化也以忍性勝

難乎槩士矣

華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穫而荒華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亂作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四法本于一法即太極分而為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努者勒之竪也側分而為趯勒分而為啄為策努分而為掠為磔努從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側而磔偃如此則

知筆矣

歐陽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當以天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稍成書予年五十有二學書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才老自勉語曰物常聚於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

酉山雜俎與六帖皆載葡萄由張騫自大宛移植漢宮按本草已具神農九種當塗熄火去騫未遠而魏文之詔實稱中國名果不言西來是唐以前無此論予嘗以爲大宛之種必與中國者異故博望取之歟

自所載必有所據但失實耳比戍酒泉屢嘗取乾之名曰瑣瑣比中國者差小形圓而色正赤其味甘美非中國者可敵則予所見廣武得之今此種處處有之獨蒲坂者勝土人乾之以資貿易江南重之稱番葡萄曰番云者豈承襲瑣瑣之乾歟姑識之以俟知者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為怪誕不經不足信也予戍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

似雀而脚大頂出毛角飛即尾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皆入彼此卿䳺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孔謊糊察謊據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 槎菴燕語

前山來斯行

凡情想上做工夫皆爲炎上皆是苦因故曰炎上作苦凡根本上做工夫皆爲稼穡皆是甘因故曰稼穡作甘

蠶爲繭而身化其中故能入而復能出蛛爲網而身居其外故可進而亦可退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

人身決不可閒閒則病生人心決不可閒閒則生病

悔過者要尋過之起頭遷善者要尋善之着落若有天堂即是自愜底影子所謂心廣體胖者也若有地獄即是自欺底影子所謂如見肺肝者也

得失之事必輕於生死性命之變必重於功名

魚生於水離水則死矣可以出入於水而運用衆水者其惟龍乎人生於世離世則死矣可以出入於世而主宰斯世者其惟聖人乎

閨閫無閒言何妨循議私居有惡色焉取遊揚

嬰兒之初生而哭泣也有戀戀於生前者矣病者之將絶而依回也有戀戀於死後者矣

世緣未能遽絶要時時有蔬水曲肱簞瓢陋巷底意思世事未能頓除要時時有富貴浮雲春風沂水底襟懐

爲師者有纖毫可以授人皆爲邪師爲學者有纖毫可以授人皆爲邪學

有之而後有我者卽是根底之門有我而後有之者皆爲贅疣之物

人於自心上悟得透則上下古今皆爲故物人於自心上打得淨則窮通得喪眞是浮雲

怡顏對妻子卽是俯仰無慙燕笑有弟兄何必英才多有

參道理須別具肺腸闊古今須自開眼目

君子未嘗無邪念也隨起而隨滅則日月何虧小人未嘗無正念也明知而明悖則禽獸不遠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而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而始知無事之福矣

樂護人之善非者每多善緣喜發人之陰私者必有陰禍

達生勝於尊生逃世淺於涉世

使千人知我不若使一人之知我也使一世知我不如使千世之知我也

學道不是迂闊治生亦非俗事

君子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恕我

聖人不能必天下之無小人也而有防小人之方不能必天下之皆君子也而有引君子之路

官雖至尊决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巳之喜怒官雖至卑决不可以巳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居山林而好聞朝市之言其炎凉特甚處濃艶而强爲枯寂之態其鄙厭彌增

衲衣蔬食矢志焚修及探其隱衷則羅刹爲之避席

高睨濶步託名道學稍窺其行徑則臧獲爲之醜顔

絶世之資必不如專門之風習也獨得之見必不如衆議之參同也

雖親勝於易介而謏甚於背非

世路違順之境貧難而富易家庭骨肉之間貧易而富難

我無所求於人則飲啄自便人無所忌乎我則矰弋不生

天下無人不足為吾害者也難防之人即易忽之人天下無物不足為吾累者也易捐之物即難割之物

輕於遷徙者其貲其必寡厚於積蓄者其顧慮必深

貧賤時不可輕於受恩當思酬報之難富貴時不可濫於市恩當思應付之難

與朴實之人交必無根本之虞與輕薄之人交必多離構之事

讀書不必多有益於身心即是好書處友不必泛有助於德業即是好友

閒門靜守不防儒素之風廣納狥名終有路歧之嘆

詠詩讀書備徧千古之交種花養魚林圃具四時之樂

食期充腹多殺以何爲居止庇身窮高華而無益

天下無不可格之人但恐誠心未至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只爲立志未堅

天有定數人不能與天爭人有定理天亦不能與人爭

君子之待小人也不可不寬君子之處小人也不可不嚴

今日忽然作好人則前日之非如已醒之夢今日忽然作歹事則前日之善如已染之絲

眼中不見一不好人終是糊塗生平不作一皺眉事方名受用

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成算必不可無

事忌非常物嫌太盛

古人有失意則怨天今人有失意則怨地故多遷罪

古人思得意則求人今人思得意則求鬼故多禱祀

興利除害皆當以漸興利太急恐失萬全之計除害太急易生不肖之心

得意而驕溢蓋緣量心未除失意而悲嗟只為世情參破

心欲遠而身欲近行欲高而氣欲下

無一事可以不學人 無一事可以酷肖人故義獻父
子而書法不同機雲弟兄而體裁各異
凡事較之最苦則樂 一生聽之有命則安
庭間簡寂定是名流 笑語喧嘩必非佳士
思慮不必遣也只要問所思慮者何事交遊不必絕
也只要問所交遊者何人
衣冠學時態正是雅 與談論拾唾餘殊可厭
意外之變患寧可信其有意外之毀譽寧可信其無
事上見得徹則一時之浮議不能惑也胸中持得定

則一騎之浮氣不能動也

貴不居于五福見崇扃非蓄安之地弱伊列於六極

凡威武無可施之時

堯典一書三星在朝嚚訟在庭頑傲在野尚有混沌

之風猶三凶之李逆也舜典一書誅四凶辯幽明嚴

黜陟已成開于之象猶三王之始基也

周官建極之書也皇極無偏故首置三公皇極無黨

故次置三孤

武王之勇過于成湯故太白之誅無慙德伊尹之任

重於周公故桐宮之放無流言

崇侯讒夫也于商則爲忠臣麻父叛尊也于紂則爲孝子

曾子分金仍于三歸之始基也三戰三北請囚之故智也知我者鮑子豈其然哉

夫差之失不在荒淫而在圖霸伯嚭之罪不在玩寇而在偷安

范蠡之滅吳爲楚復讐也志隱于包胥伍員之寄子爲巳而死也事同于士燮

酇侯之碌碌畢竟是枯寂中人也以為能免禍患汾陽之窮奢畢竟是豪俊中人也以為善保功名

# 容臺隨筆

華亭董其昌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太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以見性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卽菩提

俠客爲知己者死動于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精手

何異于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于廟社也非是則違萌之負心何異于哺梟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辦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一人造業地藏愁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容用如龍之養珠也捐名者横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横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弗用祖師印可旋為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並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為賊故師直而為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雖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為國老黛朮非珠絲也而丹碧以為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纓蓋猶輕有

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評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為阿時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為激國是自出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蘖蘖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久變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illegible][illegible]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為已甚盡法則

無民第國乎不以後着為先着庸醫亦以活人者殺人是之與非猶、國之與、也有如炸火初驚而始發從膺之策則聽華夷之自相屠戮而一無所創乎愚自來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關楊墨此皆逆飛矢而覩勝濟師也即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于贍輩人也子贍以其譽而重王荆公程伊川于贍輩人也子贍亦以其譽而重作家之相譽勝于嗜人之相譽何則妒之觸露其知之真

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蚍
蜉之撼無損泰天著蠅可惱等之瓢花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國土人在　中有千日而不醒者宜
中之天地也人在夢中有千歲而不寤者名中之天
地也關尹子曰至　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　兄弟耳東坡之不容于
荊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吾
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于溫公也具此兩截成一完
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鋋

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爲縱
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蠲矣永嘉
集三料揀但法身徵則般若解脫皆眞矣華嚴六相
義但知眞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曹溪四
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矣孟子之
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詳癡惡誹
知三省者知爲金剛劍乎南容慎言當無一語傷時

而孱寡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爲塗毒鼓乎